

# 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 认识论的发展与创新

高 鹏 朱翊民

**内容提要** 全球国际关系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议程,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认识论中的认识视角和认识路径。在认识视角上,全球国际关系学批判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体性,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并呼唤多元普遍主义的国际关系知识;在认识路径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扬弃科学路径,改进以历史阐释见长的经典路径,强调历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还可以启迪中国学者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 西方国际关系学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 认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

\* 高鹏: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编:266100);朱翊民:大外交青年智库特约研究员。(邮编:518103)

\*\* 感谢任晓教授、唐世平教授、郭树勇教授、李强教授、李胜凯副教授、马建英副教授和杨潇(Alvin Yang)博士对本文的建议,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2014年,由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主持的“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项目”(Teaching,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TRIP)就国际关系学是否由美国主导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受访学者中的多数认为美国或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是压倒性的。<sup>①</sup>这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平权运动依然任重道远。

针对长期以来美国或西方坐拥国际关系学科内的“葛兰西式霸权”(Gramscian Hegemony)以及非西方的“失语”现象,<sup>②</sup>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分三个阶段进行修正。2005年,他们合作进行一项名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工程,旨在回答“国际关系学如果不是起源于西方,该学科是怎样的?”这一问题。2007年,该学术团队在《亚太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六篇研究成果,<sup>③</sup>2010年,相关研究成果被结集出版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其之外的视角》一书。<sup>④</sup>此后,阿查亚和布赞的研究视角逐渐从“非西方”转向“全球”,以期逐渐弥合机械二分“西方”与“非西方”造成的鸿沟。阿查亚在2013年12月10—12日尼赫鲁大学举办的名为“重新想象全球秩序: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的国际学术会议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IR)的概念。<sup>⑤</sup>2014年,阿查亚在当选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ISA)主席的演讲中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研究协会会刊《国际研究评论》在

---

① 在国际关系学是否是美国主导的学科问题上,有11%的学者表示“强烈同意”,49%的学者表示“同意”;而在国际关系学是否是西方主导的学科问题上,有22%的学者“强烈同意”,53%的学者表示“同意”。参见Wiebke Wemheuer-Vogelaar and Nicholas J. Bell, eds., “The IR of the Beholder: Examining Global IR Using the 2014 TRIP Surv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21-23.

② 葛兰西式霸权主要体现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于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涉基于认同、文化、规范而非胁迫的支配地位,参见Robert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Vol.12, No.2, 1983, pp. 170-174.

③ 代表性文章可参见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7, No.3, 2007, pp. 287-312.

④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⑤ Amitav Acharya, “Imagining Global IR Out of India,” Keynote Address to Annu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vention, New Delhi, India, December 10-12, 2013.

2016年第一期设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专题,<sup>①</sup>刊载2015年新奥尔良国际研究协会年会期间两个主旨小组的讨论性短文和从不同视角研究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性文章”。

在此之后,阿查亚与布赞于2017年共同发表《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十年后》一文,对两人十余年来主持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sup>②</sup>在有关非西方的世界秩序、全球国际社会(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和国际关系学科转型等相关议题取得进展,并完善全球国际关系学内核的基础之上,最终在2019年3月,两人合作出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生成:百年起源与演变》一书,<sup>③</sup>该书对国际关系学是美国或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论断进行批判,对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倡议,体现出在认识论上的进步。该书引发了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讨论,<sup>④</sup>也使“全球国际关系学”本身成为研究分析的对象。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上何以具有突破国际关系学科内认识惯性,以及深化理解国际关系学的意义?本文将认识论划分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一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中的经验事实这一客体,以及国际关系的认识主体如何解释客体两个维度。<sup>⑤</sup>为探究该核心问题,笔者运用系统性文献回顾、话语分析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出以来国内外研究状况、全球国际关系学如何是对国际关系研究认

---

① 该专题收录了包括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唐世平等学者在内的共10篇文章。其中该专题的导言由阿查亚完成,参见 Amitav Acharya, “Advancing Global IR: Challenges, Contentions, and Contrib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4-15.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en Years On,” pp. 341-370.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此书现已由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领衔的团队于2021年7月翻译为中文版,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④ 例如,2021年6月,《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ISR)第二期设专题刊载2020国际研究协会特设会议“全球国际关系学中的多元身份与学科特质:一种专业,多重声音”(Multiple Identities and Scholarship in a Global IR: One Profession, Many Voices)的六篇文章,旨在全球国际关系学框架下探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方法。

⑤ 在传统的定义中,认识论一词还应包括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讨论,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主客体之间能否反映甚至“建构”彼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辩论的核心内容。作为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全球国际关系学与这一讨论无明显关联,因而本文在定义国际关系学认识论时会有关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做“必要的忽略”。

识论的发展和 innovation, 以及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前景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

## 一、相关研究回顾

自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出以来, 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国内代表性学者如秦亚青、刘德斌、任晓、唐世平等。<sup>①</sup> 国外的研究者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将全球国际关系学作为研究原点的衍生性研究, 另一类则属于批判性研究。本文的研究梳理集中总结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进展。

### (一)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衍生性研究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衍生研究的学者承继阿查亚和布赞的研究视角, 发展与完善全球国际关系学。其中, 又可以细分为释疑研究与个案研究两类。<sup>②</sup>

**1. 释疑研究。**本文语境下的释疑研究, 旨在从某个特定角度提出一个较为普遍的研究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向或路径, 解决全球国际关系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与“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 部分学者从世界史、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切入, 扩充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视域, 为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可能的学科思考维度。例如,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副教授安德鲁·菲利普

---

<sup>①</sup> 参见 Qin Yaqing,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Turn in IR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Qin Yaqing,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0, pp. 1-26;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27—45页; Tang Shiping, “Practical Concerns and Power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162-163; 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前路》,《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41—147页; 刘德斌、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刘德斌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7—161页; [加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两者是否兼容》,董贺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0—15页; 程多闻:《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国际观察》2021年第2期,第1—30页,等等。

<sup>②</sup> 关于释疑研究和个案研究可以参考约瑟夫·莱普戈尔德(Joseph Leggold)的定义。其中,释疑研究的重点在于回答某个困惑,解释在限定范围内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旨在解释具体理论或思想,其目的另一方面是寻找通则,另一方面是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理论或思想。Joseph Leggold, “Is Anyone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Policy Releva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1, 1998, pp. 43-62; 中国学者秦亚青引介并改进了这一划分法,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280页。

斯(Andrew Phillips)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促使国际关系学科重新与全球史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中加以融合;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皮特·维勒(Peter Vale)呼吁重视非西方区域的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等“另类的解读”;比利时鲁汶大学讲师多萝西·旺达姆(Dorothee Vandamme)呼吁使用心理学中的解释现象学分析法(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修正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生产上的不平衡现状,承认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多元声音与方法。<sup>①</sup>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方法层面,既包括从技术路径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评估,又涵盖从理论建设与制度调整两个方面具体突破主流学科屏障的努力。例如,德国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维·韦·沃格拉(Wiebke Wemheuer-Vogelaa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尼古拉斯·贝尔(Nicholas J. Bell)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存在“是西方或美国主导、地理位置是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的核心、西方学者生产理论而非西方学者提供原始数据”三个知识生产分工现状。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格拉迪·麦肯(Gelardi Maiken)认为,现今对“如何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问题还尚未形成统一的知识议程,并就“谁能拥有代表地方性知识的学术身份”“如何发展(发现)地方性知识”“如何促进地方性知识全球化”三个问题总结了一条研究“路线图”。土耳其毕尔肯大学政治学教授皮纳尔·比尔金(Pinar Bilgin)将爱德华·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法利用至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关注不同文本下“交织和重叠的历史”,拓展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韩国汉阳大学殷龙洙教授(Eun Yong-Soo)就国际关系是否需要多元化、多大程度上需要多元化、是否应该寻求跨越理论的对话进行探究,同时与同行设置“拓宽国际关系”项目(broadening IR project),以丰富辩论和推动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更加多元

---

<sup>①</sup> Phillips Andrew, “Global IR Meets Global History: Sovereignty, Moder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Expansion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62-77; Peter Val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159-162; Eric M. Blanchard and Lin Shuang, “Gender and Non-Western ‘Global’ IR: Where Are the Women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48-61; Dorothee Vandamme, “Bringing Researchers Back In: Debating the Role of Interpretive Epistemology in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3, No.2, 2021, pp. 370-390.

化的学科。<sup>①</sup>

2.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指将某一具体理论或观点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衔接,一类是将已有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对接,试图将自身理论发展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相结合,从而充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案例库和理论库。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米歇尔·富隆(Michiel Foulon)和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助理教授古斯塔夫·梅鲍尔(Gustav Meibauer)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例,认为来自非西方的案例能够丰富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层次变量,从而使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更具包容性的同时,也为其被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了可行路径。阿根廷拉丁美洲社会科学教授梅丽萨·德西安西奥(Melisa Deciancio)立足拉丁美洲的区域主义,探讨具有区域特色的思想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除对接全球国际关系学外,往往还兼具发展自身理论的目的性。例如,印度德里大学助理教授迪普希哈·沙希(Deepshikha Shahi),在哲学层面上解读伊斯兰地区初具规模的苏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丰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强了苏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意义。<sup>②</sup>

另一类个案研究则侧重挖掘国际关系学界中不曾流行的新理论或新观点。秉持这类个案研究的学者扎根区域或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下,从古代的区域性认识论基质(Matrix)中挖掘未曾出现在主流视野下的新知识。这类研究的观点来源既包括从古代区域的秩序、等级制遗产中提取经验,也包括从本土神话、宗教、史诗等遗产里提炼其国际关系的价值。例如,迪匹希哈·沙希在印度古典宗教哲学基础上批驳西方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这种哲学倡导“不二一元主义”(Advaitic monism)的认识论,主张理论家(催生元

<sup>①</sup> Wiebke Wemheuer-Vogelaar and Nicholas J. Bell. eds., "The IR of the Beholder: Examining Global IR Using the 2014 TRIP Survey," pp. 16-32; Maiken Gelardi, "Moving Global IR Forward: A Road Map,"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4, 2019, pp. 830-852; Pinar Bilgin, "Contrapuntal Reading' as a Method, an Ethos, and a Metaphor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134-146; Eun Yong-soo, "Opening up the Debate over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Vol. 39, No. 1, 2018, pp. 4-17.

<sup>②</sup> Michiel Foulon and Gustav Meibauer, "Realist Avenue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4, 2020, pp. 1-30; Deciancio Melis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1-14; Deepshikha Shahi, "Introducing Sufism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Epistem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1, 2018, pp. 250-275.

叙事的主体)和理论(响应客体的元叙事)之间的相互融合。理论家越具有解释表面不同事实间相互联系的能力,就越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相互联系着的事实,进一步抽象,这种认识论能反映出古代印度认知社会与区域秩序时所秉持的理念;<sup>①</sup>又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帆与加拿大学者杨潇从古代东南亚的区域秩序中萃取出不同于曼荼罗(Mandala)体系的尼加拉体系,为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视角。<sup>②</sup>

## (二)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批判性研究

与进行衍生性研究的学者截然相反,另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批判性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甚至个别学者对之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便反对国际关系学的多元化议程,他认为由美国主导学科的现状不会导致国际关系学的衰弱,反倒可以凭借学科内部对美国(理论)的路径依赖,使国际关系学朝既有方向不断发展,如若吸收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将导致学科的分裂以及研究边界的模糊,难以在研究议程以及学科自主性上达成一致,会削弱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自觉。<sup>③</sup>除米尔斯海默这一极端案例外,其他的批判反思性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两类:

**1.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温和性批判。**对全球国际关系学选择保留而非完全取代西方理论的一套说辞,一些学者认为这将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难以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宏大叙事,所进行的讨论也依然逡巡于西方理论的视阈中,无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因此,针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批判程度有所欠缺的表现,他们又集中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议程的折中性和温和性,其观点在时刻警醒与鞭策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种对“批判的批判”。美国波多黎各大学教授梅洛迪·丰塞卡(Melody Fonseca)认为过去西方国际体系下的物质性遗产导致国际关系在知识层面上亦存在殖民性,如若不

---

<sup>①</sup> Deepshikha Shahi and Gennaro Ascione, "Rethinking the Absence of 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Advaitic Monism' as an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cal Resour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2, 2015, pp. 313-334.

<sup>②</sup> 张帆、〔加拿大〕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89—116页。

<sup>③</sup> John J. Mearsheimer, "Benign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147-149; Van Der Ree G, "Saving the Discipline: Plurality,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ociology of IR 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8, No.2, 2014, pp. 218-233.

完整地批判语言、资金、权力上的殖民性，将致使西方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暴力”持续存在；同样倡导国际关系学科多元化的美国麦卡利斯特学院教授戴维·布兰尼(David L. Blaney)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蒂克纳(Arlene Tickner)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在本体论上实现对殖民化议题的突破”，且这可能导致其议题陷入“单一世界”的陷阱之中，从而使得拥有不同世界观的各行行为体的能动性无法得到良好发挥，更限制了多元的可能性。<sup>①</sup>

2.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偏狭性批判。第二类学者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摆脱了西方主导的偏狭性之后，将导致另一种偏狭性的出现，亦即在某种意义上掉入过于强调“全球”的单一性陷阱或过于强调“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陷阱中。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议题陷入“全球”的偏狭性之中，过于重视普遍性。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研究助理费利克斯·安德尔(Felix Anderl)等人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把“全球”先验性地认作一个容纳一切的概念，强化了全球性的合法性，削弱了特殊性的施动性，陷入“过度普适”的陷阱中。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依循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路径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会使国际关系学忽视已有的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从而再次人为地制造非西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偏狭性。譬如，殷龙洙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中惯用的学科理论二元分野的说法进行批判，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双向对话”；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教授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更是强调这种二元对立的危险性，认为如果非西方学者也陷入这种由西方学者创立的西方—非西方二元性中，将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落入西方话语窠臼，反而强化西方文化的内生性认同以及西方的主导地位。<sup>②</sup>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具有发展性和批判性研究，其中，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也由此质疑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意

<sup>①</sup> Melody Fonseca, "Global IR and Western Dominance: Moving Forward or Eurocentric Entrapmen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1, 2019, pp. 45-59; David L. Blaney and Arlene Tickner, "Worlding, Ont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ecolonial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3, 2017, pp. 293-311.

<sup>②</sup> Felix Anderl and Antonia Witt, "Problematising the Global in Global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9, No.1, 2020, pp. 32-57; Eun Yong-Soo, "Global IR through Dialogue,"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2, 2019, pp. 131-149; Eun Yong-Soo, "'The West/Non-West Divide' in IR: How to Ensure Dialogue as Mutual Learning,"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4, 2018, pp. 435-449; Oliver Stuenkel, "Toward a 'Global IR'? A view from Brazil," in Qin Yaqing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0, pp. 124-138.

义。但应看到,一方面,衍生性研究忽视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内在机理,存在将全球国际关系学工具化的倾向,因而漠视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承启转换的枢纽意义;另一方面,质疑全球国际关系学温和性的学者忽略了认识论上的关键点,即相较于力求颠覆学科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全球国际关系学坚持批判西方理论却拒绝完全否定西方理论,并为其预留发展空间,从而为国际关系知识的多元化和全球性保留可能;批判全球国际关系学偏狭性的学者忽略了阿查亚与布赞发展该项目时的思想流变,也未重视“全球”一词的主体间性意义及对认识路径的拓展作用。由是观之,作为设定或塑造未来研究议程的学科倡议,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在学术界鲜有关注,需要进一步梳理、分析和探究。

## 二、认识视角变革:从“非西方”到“全球”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程中,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及其学术期刊、教材与著作一直在引领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向,并设定学科研究议程。国际关系学虽有“国际”之名,实则是“不太国际化”的学科。<sup>①</sup>当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国际关系研究西方本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国际关系学亦将改变这一现象作为学术使命,尝试革新国际关系研究中主体认识客体的视角,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转向。

### (一)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序曲

1.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尝试革新认识视角之前,有三个关键因素正在促进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兴起。第一个因素是反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西方部分学者很早便已认识到主流国际关系学的不足。1999年,时任《国际研究评论》编辑的托马斯·比尔斯特克尔(Thomas J. Biersteker)直陈,“国际关系中的狭隘主义阻碍了‘实现真正的全球学科’的任

---

<sup>①</sup> 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 687-727.

务”。<sup>①</sup>同时,面对美国经典大理论日益无法解释复杂国际现象的窘境,反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内的主流地位提出全方位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自文化内部的反叛”。<sup>②</sup>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实践根基。21世纪以来,随着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财富、资源等权力要素对比发生转变,出现了广泛的“边缘崛起”现象。<sup>③</sup>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天平开始出现倾向于后者的变化,这为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兴起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三个因素是欧美学术界的“理论荒”。在美国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之后,欧美学术界陷入了大理论(grand-theory)创新停滞,第四大理论诞生还远未看到。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期刊推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专题特刊,多数学者对理论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sup>④</sup>

因此,对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获得启蒙的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群体而言,这促使他们产生反思主流国际关系学统治地位的自觉性。当然,尽管各国因政治经济实力的差异而在建设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时发展程度不一,但在建设具有各国或地区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学术热情上却殊途同归。例如,俄罗斯学界逐渐摆脱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大的局面,权力政治、地缘政治、全球主义等理论开始在俄罗斯学界崭露头角,尽管这些理论还较为薄弱,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俨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致力探寻自身发展道路;<sup>⑤</sup>拉美地区出现了在地化的外围现实主义,其涵括的“国民中心主义”“经济发展观”等内容对阿根廷的外交实践产生指导性影响;<sup>⑥</sup>中东地区出现了

① Thomas J. Biersteker, "Eroding Boundaries, Contested Terra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 No.1, 1999, pp. 3-9.

②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94—195页。

③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Washington: Penguin Press, 2009.

④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 405-425.

⑤ Alexander Sergounin, IR at a crossroads,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223-237; Makarychev Andrey and Viatcheslav Morozov, "Is 'Non-Western Theory' Possible? The Idea of Multipolarity and the Trap of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in Russian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3, Vol.15, No.3, pp. 328-350.

⑥ 孙若彦:《评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38—43页。

挖掘苏菲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思想、泛伊斯兰化思潮及伊斯兰文明的拓展性研究。<sup>①</sup>

2. 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上述背景下,文章开头提到的“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学术项目应运而生。阿查亚与布赞将“为什么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是可行的?”这一问题作为该项目的研究起点,进而探究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未能进入主流是由五个错误理念造就的: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找到理解国际关系的正确道路;其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取得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地位;其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确存在,只是被隐匿了;其四,非西方国家本土环境歧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其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拥有巨大的领先地位,使现今所见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认为处在“追赶”西方阶段。<sup>②</sup>为修正上述错误观念,阿查亚与布赞在组建项目团队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伊斯兰世界,逐一梳理出不同地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提示该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据此,他们认为,在一个智识资源丰富的广袤地域内,建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原则与目标,回答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则与目标是“批判性承认并发展西方理论”,即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霸权的同时,承认其贡献和意义,并谋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合非西方实际,获得更好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也应承认其对学科而言“是必然的,或许是必要的”,并认可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共存”,<sup>③</sup>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一定要取代与否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应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外提供更多“可选项”,争取原创性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验证性地促进西方概念与理论的再发展。例如,阿查亚对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共同安全”这一概念进行考察时,注意到这一概念在东盟地区的规范传播,发现东盟在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采用了协商一致、不干涉、维护主权等独

---

<sup>①</sup> Deepshikha Shahi, “Introducing Sufism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Epistem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pp. 1-26.

<sup>②</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p. 221.

<sup>③</sup>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白云真、宋亦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特的理念，在地区层次上为“共同安全”这一概念进行了延展，提供了另一种建构共同安全的途径。<sup>①</sup>

第二个原则与目标是“创造性挖掘并超越非西方理论”，这包含对非西方原创理论的两层期待：第一层是应以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促进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挖掘与兴起，即鼓励更多来自非西方的原创性知识进入国际关系知识场域，这是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应有之义；第二层是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深耕于独特历史与哲学视野进行知识生产时，也应规避来自非西方地区的“例外主义”陷阱。这些基于非西方实践与经验提炼的新观点不应受制于偏狭性，而应超越具体区域范围，进入到全球范围内，发展出普遍性意义，由此才能完成理论的提炼与发展，使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拥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平等交流的机会，并最终消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sup>②</sup>

概言之，这两条发展理论的原则与目标相向而行，目的都是实现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两点的指引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项目与以阿伦·蒂克纳和美国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后殖民化国际关系学”(Post-Colonial IR)项目在理念上分道扬镳。<sup>③</sup>前者基于这两条原则与目标，逐渐在研究议程上实现了由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向“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转轨。

## (二) 全球国际关系学勃兴

1. 全球国际关系学发轫。纵使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加速了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的多元化，但目前美国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仍为学科主流，西方国际关系学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影响力对比上仍未发生实质变化。两项调查统计为此做了背书：“美国教学、研究与国际

---

①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2003, pp. 162-163.

③ “后殖民化国际关系学”项目普遍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侧重于地缘文化与实践，力图颠覆西方的理论与成就，实现国际关系学的“去中心化”，因此也被归类为“西方之外的世界化”(Worlding Beyond the West)。后殖民化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比对，参见 Qin Yaqing,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Turn in IR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Qin Yaqing,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pp. 2-9.

政策项目”于201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非西方受访者列出的3678名“最具影响力学者”,只有6.25%来自全球南方。<sup>①</sup>几年后,两位学者通过搜集2008—2017年间的数据库,发现全球南方学者发表在欧洲和美国同行评议期刊上的文章仅占3%。<sup>②</sup>阿查亚与布赞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也认识到这种学科内多元化的极度不完全性,认为“现有的国际关系思想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仍然是单薄和肤浅的”。<sup>③</sup>另外,阿查亚与布赞两人在过往的研究中使用过“非西方”与“西方”的名称。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贴上“非西方”这一标签,易被解读为仅服务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崛起和发展,也隐喻着西方与非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受困于此类局限,极有可能导致稍有起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裹足不前。为了调和甚或消解研究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张力,促使国际关系研究朝真正的多元化方向发展,阿查亚与布赞两位学者在共同发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

2014年,阿查亚在以国际研究协会主席身份的演讲中正式呼吁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并详细解释了这一全新概念的六个维度。<sup>④</sup>而在2019年出版的书中,阿查亚与布赞又添加了第七个维度,即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对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扩散,还对相互依存和拥有共同命运的世界及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做出了回应。<sup>⑤</sup>至此,全球国际关系学获得较为充分的诠释,从而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了方向性指导。

**2. 突破性诠释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国际关系学并非是一个具体理论或方法,而是一个既不偏向于特定理论范式,也无意发展绝对普适“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或框架。它通过承认非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敦促国际关系理论界超越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关注那些过往未受到重视

---

① Wiebke Wemheuer-Vogelaar and J. Bell Nicholas, eds., “The IR of the Beholder: Examining Global IR Using the 2014 TRIP Survey,” p. 28.

② Medie A. Peace and Alice J. Kang,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The Conversation*, July 29, 2018, p. 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global-south-scholars-are-missing-from-european-and-us-journals-what-can-be-done-about-it-99570>, 2021-12-06.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292.

④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 649.

⑤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300.

的地区与理论,拥抱更大的多样性。<sup>①</sup>在这一倡议框架内,阿查亚与布赞重申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批判性承认并发展西方理论”与“创造性挖掘并超越非西方理论”两条理论发展原则与目标,并进行了更进一步阐发。统筹来看,阿查亚认为理论的目标应具备“超越地区”“吸引力大”“足够活跃”“有生命力”“与政策保持独立性”五个特征。<sup>②</sup>具体而言,对第一条,阿查亚在2014—2018年间为促进西方理论或概念实现更大的普遍性意义时,提出了“本土化—辅助性—流通”的理论建构进程,并对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方向性发展建议;<sup>③</sup>对第二条,全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以外不断兴起的地区性学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在认同甚或支持这些学派的贡献之余,也对此抱有相当程度的担忧,即认为可能会发展出非西方大国的种族中心主义,陷入另一种偏狭性的陷阱。<sup>④</sup>

除却促进理论发展之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宏大叙事更拓展了学科视野,并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突破性诠释:

第一,重视“全球”一词的主体间性意义。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概念中,“全球”一词具有建构性色彩,阿查亚将建构主义中的“主体间性”移情至全球国际关系学,用以表达国家和社会等行为体与区域和世界秩序等领域之间相互依存乃至相互建构的情形,希望经由这一途径“将施动性带回来”。<sup>⑤</sup>一方面,在鼓励西方与非西方“互构”的同时又发展分属西方与非西方两个向度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全球”也意味着通过关注自主的、比较的和相互关联的历史和表现,以研究“全球”概念和实践的起源和意义,并尤其重视弥合

---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298.

②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9, Vol.12, No.4, p. 494.

③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 33-67.

④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247.

⑤ “将施动性带回来”(bring agency back in)的说法最早被用于批判建构主义过度重视结构,而忽略施动者的作用,参见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50, No.2, Summer 1998, pp. 340-342.

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中主流与非主流理解之间的差距。<sup>①</sup>

第二,通过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来源提升国际关系学的包容性。在阿查亚与布赞的论述中,全球国际关系学一是来自于经典的宗教与哲学传统;二是历史上的宗教、政治,以及军事人物的国际关系思想;三是当代后殖民化领导者的思想;四是当代具有全球视野的挑战主流理论的国际关系学者的作品;五是全球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洞见。<sup>②</sup>通过拓宽国际关系的知识来源,两位学者期望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思想与国际实践中获取知识,实现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再发展。<sup>③</sup>全球国际关系学类似于巨大的“保护伞”,<sup>④</sup>任何国际关系思想和地方性知识都可以托庇于此,进行充分展示与平等对话,俨然国际关系学科的稷下学宫。

第三,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发展设定议程或者规范。呼吁国际关系研究遵循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思路深化对整个学科的认识:从世界历史中探寻新的模式、理论和方法;分析西方统治几个世纪后世界秩序的变化并使其概念化;探索欧洲中心之外的区域多样性和相互关联性;考察思想和规范如何在全球和地方层面上传播;调查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包括相互学习、和平交往,而不仅仅是冲突。<sup>⑤</sup>不难发现,全球国际关系学既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议程或规范,也是一个引领国际关系学科预见未来的“期望”。

### 三、认识路径革命:从“神话”到“现实”

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科学实在论占据认识论主导地位,致使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科学化。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也相应地默认大理论应具有

---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300.

<sup>②</sup> Ibid., p. 310. 其中的第四个来源包括康灿雄(David C. Kang)、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等人,全球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统合性的议程,为这些挑战西方的理论努力提供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类属”甚至建立更大范围认同的可能,并引领这些研究朝着理论发展方与学科建设方向努力。

<sup>③</sup> 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8—190页。

<sup>④</sup>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 652.

<sup>⑤</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p. 309-314.

可证伪性、价值无涉、超历史性和简约性等特征。全球国际关系学虽然承认科学路径的贡献,但却拒绝将实证主义作为认知国际关系知识的唯一可行路径,<sup>①</sup>在寻找其他路径过程中,发现参与国际关系学科第二次论战的经典路径——历史路径——恰是贴近非西方理论家认知、阐释与构建本土理论的最优路径。于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尊重科学路径既有地位的前提下,呼吁完善并提升历史路径的地位,以突破学科“神话”,在“破”与“立”之间理解国际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 (一) 解构国际关系学的创设“神话”

1. 创设学科神话。1919年被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视作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之年,自此之后,国际关系学拥有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发展主线。<sup>②</sup>但早在20年前,巴里·布赞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创设时间进行过讨论,认为“英—美国际关系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灰烬中诞生的说法,可被视为一个浪漫而富有传奇的神话。”<sup>③</sup>如若将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发端这一“神话”代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则其本身也并非像现今描述的那样重要。这就恰如虽然1648年被视作现代性的开端,然其却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彼时政治实体的形态那般。<sup>④</sup>这一创设神话横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历程中,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坐标时,也便为后续研究戴上枷锁。

一方面,边缘化甚或从根本上忽略了作为外围的非西方地区学科史。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毋庸置疑地掌握着学科主导权与话语权,因此,以西方历史遮蔽非西方历史的做法并不罕见,“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等同于全球范围下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sup>⑤</sup>无怪乎被阿查亚与布赞抨击为,“第

---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310.

②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0页。

③ [英]巴里·布赞、[英]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④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2, 2012, p. 440.

⑤ Brian C. Schmidt,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 6.

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大国和平与战争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学科关注的中心。这一神话几乎完全集中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战争/和平问题和分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上。”<sup>①</sup>另一方面,造成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链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脱嵌,使西方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了美式理论对欧陆思想史的压制。在美国三大理论与“神话”共谋下,18世纪之前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的论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正视并借以导引三大理论的“圣经”。这种带有一定偏见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短于思想,也是现今国际关系学界内部“非历史的”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占据压倒性优势,人为地破坏研究方法的均衡,桎梏学术多元繁荣的肇因之一。

**2. 消解学科创设神话。**在上述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等反思理论已经对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创设神话在内的一系列基准时间点进行过批判,但由于解构多于建构的操作,并不能实现学科时间点的合理重建。<sup>②</sup>而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考察更大范围学科史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中反映时间维度的创设“神话”进行了消解。

首先,以回顾1919年以前学科制度史的方式,<sup>③</sup>追溯国际关系学建制时间的上限。1919年以前的学科历史未被涵盖在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但“早在1914年之前,国际关系就已成为制度化的学科或研究领域。”<sup>④</sup>例如,在期刊上,首个专业国际关系学期刊《国际协商》(*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源于1907年;<sup>⑤</sup>创立于1910年的首批国际关系期刊之一《种族发展》(*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是著名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前身。<sup>⑥</sup>

---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4.

②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有关基准时间的论述参见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37-462.

③ 目前,学界尚未有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史的确切定义,但可以认为就是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建制上的发展过程。可结合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制的说法,一门学科的社会建制大体上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学会;二是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各大学的学系;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参见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6页。

④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65.

⑤ 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 101.

⑥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54.

在书籍上,1916年世界上已经出现诸如《欧洲的无政府状态》等介绍世界区域格局的书籍;日本学者亦将思想家德富苏峰和中江兆民分别在1886年和1887年出版的《将来之日本》与《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有关国际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论战视作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第一次论战,<sup>①</sup>其中的关键概念反映了许多现今国际关系学科等核心假定。在大学与课程上,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创建是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里程碑,而1899—1900学年威斯康星大学开设的“当代政治”被视作首个在美国开设的国际关系学课程,同样是1899年,日本学者林毅陆在庆应义塾大学政治课开设了“外交史”课程。<sup>②</sup>可以预见,经全球国际关系学对国际关系研究时间的导引,将促进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研究,为非西方理论的进场与西方理论再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其次,以回顾1919年以前理论发展史的方式,追溯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分布。全球国际关系学并未完全否定“大辩论”式学科叙事,而是主张拓宽国际关系理论史的时间阈值,以各个区域不同理论背后的思想传统为引,系统梳理来自西方与非西方的理论,将理论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并探析其意义。阿查亚与布赞认为,1776年至1919年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史主要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种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四种意识形态主导,改变了战争、领土、阶级、政治合法性、主权、法律、个人和集体身份以及贸易的含义,也成为日后各种国际关系学范式的思想传统。<sup>③</sup>因此,回顾这几个意识形态演变极为重要。此外,全球国际关系学还纳入了诸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前理论”或“准理论”。例如,印度教育家、政治家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通过剖析印度被迫承担巨额行政、民事与工业费用支出,在大英帝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被剥削者角色反过来限制了印度发展之后,提出了鼓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汲水理论”(Drain Theory);拉丁美洲在“依附论”出现之前便已出现泛美地区主义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依法占有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尤其是挑战了美国“门罗主义”并推动了美洲国家间合作、为拉丁美洲的反干涉主义做出巨大贡

---

① [日]田中明彦、[日]中西宽等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② 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4, 70.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 9.

献的“卡尔沃学说”(Calvo Doctrines)和“德拉戈学说”(Drago Doctrines)。<sup>①</sup>

## (二) 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

1. 建构理论与实践互动“现实”的意义。完成解构工作后,全球国际关系学便尝试建构认知国际关系的理想路径,“将自19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实践相联系,以展现国际关系理论多大程度上密切展现现有秩序”。<sup>②</sup>换言之,全球国际关系学认为,认知国际关系的理想路径应反映融入了政策实践的国际关系史与理论互动的“现实”,国际关系学需要从神话走进现实。

为什么要回到“现实”呢?回到何种“现实”呢?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被指责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学科。<sup>③</sup>诚然,理论与实践不同,理论是对实践的抽象,但理论无疑最终还是应该观照实践,回到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放,必然需要建立起其结合实践(Praxis)的理论……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辩论不应或只与‘思想空间’有关,而应关乎促进国际秩序转型的战略和议程”。<sup>④</sup>不难看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执念是对更长时段与更大空间意义上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观照,并对国际关系学产生两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应以历史(时间)大纵深为根基。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首的“世界体系学派”就已经尝试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但遗憾的是,这一学派的研究旨趣在于1500年之后的世界,而对1500年之前“微型体系”与“世界帝国”时期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着墨较少。不同于此,全球国际关系学非常鲜明地展现出对更长时段国际实践和国际社会变迁的关注,在历时性视角下重新思考现今国际关系思想与由古及今的历史实践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探索在时间大纵深下理论如何反映历史实践的经验,历史实践又如何检验甚或为发展现有国际关系理

---

<sup>①</sup> 参见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p. 61, 58.

<sup>②</sup> Ibid., p. 2.

<sup>③</sup> 代表性文献参见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110, Spring 1998, p. 29.

<sup>④</sup> Amitav Acharya, “Ethnocentrism and Emancipatory IR Theory,” in Samantha Arnold and J. Marshall Beier, eds., *(Dis)Placing Security: Critical Re-evaluations of the Boundaries of Security Studies*, 2000, p. 11.

论思想提供历史经验,从英国学派奠基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给予特别关注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历史学家往往依据现在解释过去,寻找某些发挥作用的巨大模式”。<sup>①</sup>——转向考察前现代国际体系至今以来长时段历史的变迁,尤其重视历史变迁本身的“施动性”,并基于这种变迁提炼根植于历史实践的背景性知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当然,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不对称实则无法避免,实践为理论提供来源,而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滞后的。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也应强调空间大纵深。通过重视空间大纵深下世界历史(时间)与国际关系思想史(理论)的互动情况,能够使学者们使用比较视角思考来自边缘地区的历史与理论,在知识社会学上消解过往知识与权力间的密切联系与共谋,为曾处于边缘位置的非西方理论与实践寻求更多进入核心知识场域的切实方法。从而,一方面能够使非西方历史实践在根本上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某些概念的狭隘性。例如,传统“安全”概念过于注重国家安全而忽略“人的安全”“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被概念化并赋予不满与反抗的角色,此类“他们定义我们”而非“我们定义我们”的概念必然具有偏狭性;另一方面,发掘非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价值与生命力,以非西方视角理解特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下的历史实践。例如,利用关系性而非理性理解国家间互动实践及建构身份与规范的社会过程。<sup>②</sup>

**2. 缔造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如何建立这种“现实”的呢?选择距今两百多年的中时段展开论述,并非意味着其忽视帝国、城邦与蛮族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前国际体系”、彼此相互独立的“多重国际体系”和“1648—1919年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等迭代历史大纵深下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的互动,而是意欲将“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全球国际社会”这两个全球性概念对应起来,因此,才对1815年之前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做模糊处理。最终,全球国际社会变迁与理论的互动被建构成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1815—1919年间全球国际社会形成的“1.0版本”,现代国际

① [英]巴里·布赞、[英]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第25页。

②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白云真、宋亦明译,第59—60页;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hapter 5; Qing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关系奠基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表征。在这一“西方—殖民地”样式的全球国际社会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包含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sup>①</sup> 国际关系理论多为西方国家阐释自身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所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紧密的。1919—1945年的国际社会依然处于“1.0阶段”。随着理想主义思潮在大国间的盛行,欧美大国开始协调建立国际联盟,表明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想主义对国际实践的建构。随着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欧亚不断扩张,权力政治开始回归,据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 H. Carr)写就《二十年危机》一书,在象征理想主义衰败的同时,也体现出国际实践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作用。

第二阶段是1945—2008年间全球国际社会从“1.0版本”过渡到“1.1版本”,该阶段是对结束殖民主义的首次重要修正,但仍处在以中心为主导的西方—全球形式之下。<sup>②</sup> 随着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不断干涉,新自由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为美国的政策起到辩护作用。此时不被重视的非西方国家也根据新的实践,涌现了如依附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不结盟思想、不干涉主义等不同于主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被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1989年虽并未迎来全球国际社会阶段性的转折,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苏联解体,以及一个更加多元化世界的兴起,注重观念与规范的建构主义迅速发展并成为关键的理论范式之一,理论在现实的促动下迎来了新突破。

第三阶段是2008年以后全球国际社会从“1.1”迭代到“1.2”版本,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西方的主导地位日趋让位,全球国际社会的中心不断扩大、外围不断缩小,“去中心化”显现。<sup>③</sup> 自2008年开始,“……美国和欧盟都陷入了深度危机,而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其他国家明显更有信心”。<sup>④</sup> 边缘地区藉此开始密集出现创新性国际关系思想。例如,基于中国周朝秩序的“天下体系”,强调中庸与阴阳辩证的“关系”理论,从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治国思想发

---

①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第27页;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p. 6, 8-32, 67-81.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p. 6, 112-137.

③ Ibid., pp. 6, 179-217.

④ Ibid., p. 218.

而来的道义现实主义,以及共生理论、关系平衡论、社会演化理论等等。<sup>①</sup> 这些理论是为了解决“不断发展的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这一核心问题而兴起。<sup>②</sup> 除中国外,其他新兴国家近年来也激发起建立国别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努力。以印度为例,纵然并不存在国际关系的印度学派,但印度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颇感兴趣。<sup>③</sup> 并且,印度学术界基于本国思想基础与历史实践,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观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不结盟传统、考底利耶(Kautilya)现实主义思想根基与“曼荼罗”印度区域秩序等国际关系思想进行再加工,并使其中许多规范与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的对外政策。

## 结 语

以尊重学科现状为前提的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倡导变革认识视角和认识路径在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心脏地带”公开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路径,鼓励非西方在解释世界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力图在更广阔视阈下提携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主流,以丰富、多元化、平衡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它作为学科内的平权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科内的一场运动,<sup>④</sup>从诸多方面来看,毫无疑问也是一场学科内的认识论丰富与发展。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存在困顿之处。其一,面

---

<sup>①</sup> Qing Yaqing,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2018;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Shin Chih-yu, et al.,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Zhao Tingyang, *Redefining A Philosophy for World Governance*, Singapore: Palgrave Pivot, 2019; Ren Xiao, “Grown from within: Build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33, No.3-4, 2020, pp. 386-412; Tang Shipi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②</sup>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sup>③</sup> Navnita Chadha Behera: Re-imagining IR in India, in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pp. 92-116; 国内对印度国际关系研究最新总体评价参见李家胜:《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与评价》,《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2—112页。

<sup>④</sup> 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场“运动”的说法参见 Diana Tussie and Amitav Acharya, “Introducti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mitav Acharya, et al., eds., *Latin America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21, p. 1.

面临着学术承认问题,进一步延展,即“如何使全球国际关系学与更广阔的学科议题甚至跨学科领域产生共鸣”,现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明确的回答。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迄今尚缺乏较为一致的研究纲领,致使其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讨论难以避免分散与非均衡,更难以在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产生共鸣。因此,亟待开启全球国际关系学议题更广阔的对话空间,如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全球来源、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全球流变、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全球根基等;另一方面,因注重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哲学、文明等,某种程度上过于偏向文化研究、人类学与民族志考证、知识社会学等非国际关系学科的议题,由此产生的“软概念”,难免导致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学科边界模糊,存在背离或侵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风险。从而造成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学科内获得承认的难度增大,而其脱离其他学科话语体系的“非专业性”解释又难以被其他学科接纳的窘境。

其二,事关实践问题,即“谁来践行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使其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项目?”<sup>①</sup>全球国际关系学擅长探讨理论建构的方向和规范,却疏于推广。与之直接相关的期刊文章、著作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也如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那般“处于边缘”。现有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多元化的作品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关联性不强,更多的只是学者们为发展本土理论、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理论辩护而非为全球贡献普遍性知识的工具。更根本的缺憾在于,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议程,高举多元传统思想的旗帜,但却依然将概念化与抽象化的思想和智识作为衡量不同国家或区域学科发展的尺度,忽略非西方施动者的实情。面对非西方的边缘现状,又寄希望借助现有学科建制将非西方理论“纳入”,重新将边缘国际关系学的未来托付给西方,这也注定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打破西方主导现状的倡议,甚至可能重新使原本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智识文化被西方国际关系学“温和改良”甚或“同化”。<sup>②</sup>同时,这也导致全球国际关系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促成学界瞩目非西方知识,并在使之成为丰富学科智识资源一事上难以测

---

<sup>①</sup> 2016年,电子期刊 TRAF0 曾开启了一个名为“Doing Global IR”的研究,其中一些作者进行了讨论,但其讨论的范围与成效都较为有限,没有产生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参见 <https://trafo.hypotheses.org/category/doing-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 2021-07-15。

<sup>②</sup> 实际上,这一弊端可以从两位作者的一些文献中得到佐证,参见 Amitav Acharya, “Develop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Who, and How?” <https://trafo.hypotheses.org/4873>, 2021-07-05。

度。如若不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成效与困境进行全面评估,过去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未被挖掘的“假缺席”(Pseudo absence)局面则可能发展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出现后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看似被重视,实则依然被忽略的“假在场”(Pseudo presence)情形。<sup>①</sup>

更为重要的是,抛开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流于长短的价值判断,从学科的本土关怀角度来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兼具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客观上提示中国学人对西方尤其美国既有的话语霸权保持理性,相较于完全否定或未加考量的“拿来主义”,应批判地借鉴吸收作为“他者”的美国或西方研究,使“我者”更加辩证地参与全球性讨论;另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启示当代中国学人关注包括自身在内的非西方地区,借鉴全球历史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等学科视角,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的非西方区域的国际关系实践。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势必把理论创设在全球性实践中,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

同时,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也可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实现注入活力,并反哺这一全球性议程:其一,中国学界基于当下讨论“中国学派”的建设问题,可开放研究者边界,促动中国学人与包括非西方与西方在内国际学界的交流对话,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夙愿。中国国际关系的本土研究者与非本土研究者相比,未必具有明显的研究优势。例如,一些韩国学者和美籍华裔学者对中国朝贡体系经验的发掘,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对中国明代战略文化的研究,都凸显出独特视角。<sup>②</sup> 中国学者也应采取积极开放态度,回应此类研究,形成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对话。

---

<sup>①</sup> 邓恩(Kevin C. Dunn)认为,纵使非西方观点与理论长期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难以进入主流学界视野,导致“观点与内容实质存在,但在形式上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的‘假缺席’”情形。参见〔美〕凯尔文·C. 邓恩:《导论:非洲和国际关系理论》,载〔美〕凯尔文·C. 邓恩、〔加拿大〕蒂莫西·M. 肖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6—10页。而本文提出的“假在场”则与“假缺席”相对,代指形式上重视非西方理论,然则实质上忽略非西方理论建树的情形。

<sup>②</sup> 参见石之瑜、徐耿胤:《亚洲国家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基体:兼论从日本、韩国和越南发展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65—71页;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其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拥有“中国意识”或者说“中国自觉”,<sup>①</sup>但应该在开放学科边界的基础上,为设定国际关系学科未来议程储蓄能量。十余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字表述中开始频繁出现“历史学转向”“社会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提法,蕴含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对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日盛,但借鉴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世界体系“边缘”对“中心”的反动与批判的成果却寥寥无几;近几年来,“区域国别研究”比重也渐趋上升,但对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中国学关注甚少,对话交流不多,这需要进一步开放学科边界。中国与非西方世界处于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相对边缘位置,上述情形应成为鼓励中国与非西方提供更多知识或观点介入主流讨论,思考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学科评价体系与规范界限的缘由,进而以不同于西方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典概念进行平衡或再定义,从而在更开放的局域下与既有的西方概念、西方学科进行非限制性的对话。<sup>②</sup>但这并非是有样学样创制“中国特殊”“中国例外”的过程,而是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共鸣、共振、相互镜鉴,把握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期发展”,<sup>③</sup>以中国气派推出具全球性意义的学术成果,为全球知识增长做出中国贡献。

---

① 有关“中国意识”的论述参见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9—39页。

② 在这一思考上,阿查亚与布赞将于2022年出版的《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Order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d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就立足各个非西方区域对如权力政治、等级制等现今已被西方定义了的概念进行再剖析,从本土书写者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是怎样的,国际关系的诸理论应如何定义”等问题,这或许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与非西方世界想要争夺话语权的必经之路。

③ 任晓将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称为是继英国为中心的第一期与美国为中心的第二期之后的“第三期发展”。参见任晓:《国际关系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40—48页。